



世界经典名著

荷马史诗

(三)

〔古希腊〕荷马 著

崔抗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奥德赛	员
第一卷 神明议允奥德修斯返家园	员
第二卷 特勒马科斯举行全民会议，之后别家远航	圆
第三卷 特勒马科斯谒访涅斯托尔，受到隆重欢迎	猿
第四卷 特勒马科斯谒见金发的墨涅拉奥斯	远
第五卷 卡吕普索释奥德修斯返乡	怨
第六卷 瑙西卡娅公主惊梦搭救漂零者	员
第七卷 谒访国王，奥德修斯受到热情欢迎	员
第八卷 闻歌手唱颂业绩豪杰顿生悲伤	员
第九卷 忆往昔细述峥嵘历程逃脱单眼巨怪	员
第十卷 风王惠赐归程降服魔女基尔克	员
第十一卷 奥德修斯追述：闯冥府求知返途预言	员
第十二卷 奥德修斯追述：得罪天神，同伴全部 遇难	员

奥德赛

第一卷 神明议允奥德修斯返家园

请听我歌唱，缪斯啊，那位非凡的英雄
当攻克台罗亚城后又开始四处流浪，
经历过各种地方并了解他们的生活景况
他曾在一望无垠的大海上遭受过数不尽的灾难，
为使自己和同伴们返回家乡。
然而白费了心机与辛劳，未能使同伴们得救，
因为他们蔑视天神，这些愚蠢者，
抢夺高照神赫利奥斯的牛群食用，
被天神惩罚葬身异乡。
女神啊，宙斯的女儿，请时刻保佑我们。

那时，还有无数无畏的将士，都避开了黑色的死亡，
告别战场，越过海洋、返回故乡，
只有他一人，心挂爱妻，行在归程之中。
显赫的女神中的出众者卡吕普索
挽留他居于自己的洞府中，执意要他作自己的丈夫。
岁月流逝，时限来临，终于到了这一天，
天神准允他返回故园伊塔卡。即使这样，
他仍劫数未尽，无法顺利回到亲人跟前。

— 员 —



天神同情他，只除去大地神波赛东外，
他对神一般的奥德修斯的暴怒未平，
直至奥波修斯回到自己的故园。
此天神居住在遥远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地方，
埃塞俄比亚人被分成为两部分，是最偏远地区的人，
一半生存于西方，一半生存于东方，
天神便在这个地方承受盛大的百牲祭。
他正在此享用之时，另外的天神们
却在奥林卑斯宙斯的宫殿里汇聚。
凡人与天神之父宙斯开始同他们对话，
只因心中痛忆起威严的埃吉斯托斯，
他被强大的奥瑞斯特斯、阿佳门农之子杀害；
他心中忧伤，向不朽的天神们这样道：
真可悲，凡人一直对我们天神忿怨，
这灾祸是我们投下、那灾难是我们降临，
实际上是他们失去理智，超越命数遭殃。
现在埃吉斯托斯便是如此，先奸后娶
阿台柔斯儿子的爱妻，并将其归国时杀害，
尽管他自己也预知要遭横祸。
但我们对此事有细谋，
令其派有眼力的弑阿尔戈斯神赫尔墨斯
不许杀阿佳门农，不许娶他妻子，
因为奥瑞斯特将要为阿佳门农报仇，
待他长大成人后、想念故乡之时。
赫尔墨斯这样谆谆相告，却未能说服
埃吉斯托斯这犟种，欠债终一次付完。



听完，目光灼灼的女神雅典娜答道：

“ 克罗诺斯之子，尊贵无比的天父宙斯！

埃吉斯托斯命归冥府，责任完全在他自己，
所有同他如此不知醒悟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不是我的心灵为智慧超群的奥德修斯而难过。

不幸的他，被隔在海中一个孤岛中，
遥别亲朋好友，身心受着折磨。

在那个森林繁盛的岛上，
居住着一位女神，她的父亲是邪恶的阿特拉斯，
他对海底的全部都洞若秋毫，
并扶着分开天空和海洋的巨柱。
他的女儿留下了不幸的奥德修斯，
向他倾诉许多溜须拍马之辞，
企图使他忘掉伊塔卡。可是，奥德修斯情愿去死，
缘由怎样也望不到遥远的故乡，哪怕是一缕炊烟。
天父宙斯啊，你就丝毫也不同情他？
难道他未曾在台罗亚平原或阿尔戈斯人的海船边，
向你贡过丰盛的祭品？
怎么看他这样难过，却毫不动心？”

乌云神宙斯开始反驳女神道：

我的孩子，你说的这是从什么牙缝里溜出的话？
我怎么会将奥德修斯忘了？他像神一般，
于凡人中最聪慧、奉献给不朽天神的
祭品也最丰盛最殷勤。

只是大地神波赛东一直因他儿子独目巨人



一事一直怀恨在心，是奥德修斯刺瞎了
他的眼睛，就是那个仙人神波吕斐摩斯。
独目巨人里，就他最强悍。他是由神女托奥萨生出，
无边际的大海所有者福尔库斯的爱女，
在深深的洞穴里与波赛东情投交欢。
为这原因，大地神波赛东虽然不能够
将奥德修斯置于死地，却能够让他背井离乡。
此刻让我们共同议议如何才能令他归返。
波赛东不会一直阻止他的返归，
因为他不能老因自己的私怨，
有违所有天神的意志，与众天神作对。

话声刚止，一腔喜悦的雅典娜说道：

“ 克罗诺斯之子，尊贵无比的天父宙斯！

此刻诸位不灭的天神，

全同意令智慧超群的奥德修斯回家，

不妨我们马上责成弑杀阿尔戈斯的向导神，

赶往奥古吉埃孤岛，对那位女神，

告明奥林卑斯各位天神的意见。

让她放开精明的奥德修斯。

我要亲自抵达伊塔尔，去会奥德修斯之子，

为他增进巨大的勇力，

召集长发的阿凯奥斯人召开会议，责斥那些求婚者。

那些肆无忌惮的求婚者在他的家里，

恣意屠戮肥羊和长角牛。

之后我使他到斯巴达和皮洛斯去，

— 源 —



到处寻问父亲的去处，
使人们都明白他是一个孝顺的好儿子！”

她说完后，便登上精美的鞋，
那是西特异的金鞋，可令她
随不停的风掠过大海和广袤的土地；
接着她又把铆有铜类的长枪拿起，
那枪重而结实，她曾用这枪
打垮过强敌的队伍，在她暴怒之时。
她迅速离开了奥林卑斯山脉，
来到奥德修斯的位于伊塔卡地区的家园，
手持铜枪落到了门前，
变化成外来客，塔福斯人统领门特斯。
她亲眼所见了那群蛮横无礼的求婚人。
这时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掷骰子，在大厅前，
坐着被他们屠剩的壮牛的皮革。
侍者和另外的人们正在伺候着他们，
有的正在用两耳调缸将酒与水相兑，
有的正在用吸水的海绵将餐桌擦拭、
依次摆好，有的正在切割成堆的肉，

神一般的奥德修斯之子特勒马科斯
首先发现了雅典娜，当时他正落座于客人当中，
情绪低沉，期待父亲能早一天从海外返回，
驱逐这些死磨硬泡的求婚人，
还归自家主人的尊严。

— 缘 —



他正如此坐卧不宁，
瞧见远处来的客人久候门外，
不禁顿生歉意，忽然迎出门去。
他来到客人跟前，热情地接过长枪，
拉住来客的右手，
用长着翅膀的言词，亲切地说道：
“欢迎你，异乡人！欢迎你来到我这里，
请进屋用餐，有什么需要帮助，不妨明说。”

他言后带路行在前，帕拉斯·雅典娜跟在后，
他们走进了院内的高大的阔厅，
在高大的立柱前把手中的长矛插进了
一个特制的精美的枪架中，那里头积列着
仍正在异乡流落的奥德修斯不少枪支；
他先请女神在铺好麻垫的阔椅上坐下，
此椅做工精良，下面置有放脚凳。
他随后才为自己搬来另一把椅子，
远离那帮求婚人，免得客人被嚷闹声扰烦。
身处这帮无赖们中间，他早已无心吃饭，
同时他也好在此静询父亲的生死音讯。
一位手端洗手盆的女仆走来，用精工细做的
黄金罐朝银盆里为他们注水洗手，
又在他们旁边摆放好一张洁净的桌子，
擎面食的女仆庄重地走过来置于他们眼前，
又摆上各种佳肴，诚心招待异乡人。
近前的侍者又将不同的肉盘高擎而来，



又为他们摆好华贵的黄金酒杯，
另一位侍者走过来，将酒往杯内注满。
那邦可憎的求婚人也聚进了大厅，
一个个倨傲地坐在大椅子上，候着餐桌。
佣人们为他们倒水净手，
女佣们挽着面包篮分发面包，
侍从们挨着个地把调缸注满，
随后，他们就开始不住地吃喝。
当他们酒足饭饱之后，
又重新计算怎样取得更大的快乐。
那必然是唱歌跳舞了，
还有比此更妙的饭后消遣吗？
费弥奥斯被逼着拿起仆人送过来的
无与伦比的竖琴，弹动琴弦，
发出优美的音节，伴着悠扬的歌声。

特勒马科斯将头挨向女神，免得被人听见，
开始向目光灼灼的雅典娜开口说道：
“尊敬的外乡人，但愿我的话不会使你不悦，
这群人只知道如此取乐，弹琴或歌舞，
挥霍无度地损耗他人的家产却无后顾之忧，
而此主人的身躯或许早已在他乡沦为白骨，
或任雨水浸泡，或在海中任激浪涤荡。
可一旦他们发现主人已返回了家园，
那时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的两腿奔跑得快，
而不再是挥霍和侵占别人的家产。”

— 苑 —



可如今主人无疑已经蒙难，道听途说
已无法能给我们抚慰，虽然不断有人传说，
他必归返，可他归返的日期又在何时？
现在请您丝毫不要隐瞒地告诉我：
你是什么人？来自哪里？城邦在什么方位？
你是乘坐什么样的海船前来，水手们
又是怎样地把你送到此地？他们称自己是什么人？
所以我清楚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步行到此地，
因为请你讲出实情。让我明白，
你是首次来此的外乡客，还是家父的故友？
因为过去曾有无数宾朋到我家做客，
我的生父是一位愿意广交朋友的人。

听完，目光灼灼的雅典娜如此答道：
“请勿担心，我会如实相告，
我叫门特斯，父亲是安基阿沦斯，
我掌管着精通航海的塔福斯人。
我是乘坐自己人的海船到达此处的！
来到语言互不相通的民族的异邦，
用发光的生铁换得黄铜。
我们的海船抛锚在涅依昂崖下，
瑞特隆码头，那里离这儿不近。
在很早以前，我同你父亲就是世友。
若疑，你不妨去问一问老拉埃尔特斯。
大家全说，他此刻已不入城了，
居在乡里，跟前只有一位老太婆侍奉着，

— 愿 —



生活过得并不趁心，他常常在山坡中的葡萄园劳动，时常累得疲惫不堪。我此次是因据说他已归乡而前来，哪知天神仍将你父阻止在返乡途中。你父奥德修斯仍然健在没有死去，只是被无际的大海阻拦，也许在哪个荒岛之中，被一位凶蛮之人强留住，面对那凶蛮之人，他无法得以脱身。我现在给你作预言，不朽的天神将它赐予我，我相信它是真理，定将落实，尽管我不是占卜师，也不懂鸟飞的奥秘：他很快就将回到自己渴望的家园，没有什么能把他阻住，就算是铁打的镣铐；因为他会想尽办法而归，他是位神一般的人。现在请你丝毫不要隐瞒地告诉我：你相貌堂堂，是不是就是奥德修斯的儿子，你的头型与两眼同他惊人地相像。我过去与奥德修斯经常会面，在他远征台罗亚之前，另外阿尔戈斯的众多士兵也一同乘着海船远征到那里。然而从那以后我便再没同他见面。”

精明的特勒马科斯这样答道：

“尊敬的客人，我所说的毫不有假。我是他的儿子，这是我母亲如此说的，我自己则无能明晓我到底是谁的儿子。”

— 怨 —



真希望我是一位有福者的儿子，
他能逐走来犯者，保护自己的家产！
此刻他是最难受的人了。既然您问到了，
我只得相告，我是他的儿子。”

目光灼灼的雅典娜天神这样回答他道：
“如果天神想灭绝你的家族就不会如此。
既然你是佩涅洛佩生育的好后生。
此刻请你丝毫不要隐瞒地告诉我，
你为何要举行如此盛大的宴会？
实在非寻常人家可比。是朋聚还是婚礼？
我瞧他们是非礼之辈。这样的人
在你家如此地放肆，何种正派人，
目睹这样的行为，都将甩袖而去。”

听完，精明的特勒马科斯如此答道：
“尊敬的客人，既然你问到这里，
请听我仔细说来。过去，我父在家之时，
我们地位强大，势力非凡，
无人胆敢侵犯。然而，居心不善的天神竟将他缉住，
一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自有天地至今，可能鲜有人遇过如此情况。
假设他死在疆场上，慷慨壮烈，
长发的阿凯奥斯人将为他筑起高大的坟墓，
不只他会获得不朽英名，连家人都倍感荣耀。
可此刻，他或许已被吞入无底的大海，



消声匿迹，无人所知，名声更无从可谈，
却为家人带来不止的牵挂和痛苦，
并且还无计可施地遭受着他人的欺凌。
无论哪个海岛的权贵们，无论
树木繁多的扎昆托斯或是杜利基昂、萨墨，
还是岩石耸立的伊塔卡的所有掌权者，
全都来我家耗损家资，向我母亲提亲。
我母亲既不拒绝他们这种遭咒的追求，
又无法结束这种混乱，随他们胡来，
如此下去，掌管家产的我也将要遭灾难。”

听完，目光灼灼的雅典娜蓦然色变，说道：

“这群无恶不做的畜牲！如此，智慧超群的奥德修斯
必须立刻返回家园，
披盔戴甲，手握铜枪，
像天神一样莅临到家门。
就像我第一次看到他的那种模样，
那时，他进入我家，参加隆重的盛宴。
希望墨尔墨洛斯之子伊洛斯给他些
能够抹在箭头上的毒药，不想后者
恐逆忤了天神的意愿，回绝借予。
于是他来到了我家，受到我父的钟爱，
就将那种要命的毒药送予他。
但愿奥德修斯就这样莅临于求婚人眼前，
到时求婚变灾难，令他们全都遭殃。
可是只有天神掌握着这一切。”



他也许能归至家中惩罚这帮无赖汉，
或许也难如此。你该如何办？
你有什么能力自己可将他们逐出家门？
现在你要依我言办事，认真听我的话：
你明天召集阿凯奥斯众人开会，
你向所有人表明心迹，求天神作证，
你明确要求那帮求婚人离你家归去。
如果你母亲确实改嫁随她的心思，
你便让她回到她那豪强的父亲家去，
他们自会为她筹办婚事、举行婚礼，
嫁妆丰富得将同他爱女的身份相当。
同时希望你不要拒纳我的另一个周到的提议。
你筹备一条大海船，带着二十名水手，
飘洋过海，去寻觅那位散别很久的父亲，
也许会遇上哪个人，
他能告诉你来自于宙斯的消息。
你先到皮洛斯打听涅斯托尔，
再去斯巴达谒见神一般的墨涅拉奥斯。
在全体阿凯奥斯人里，他最末一个回来。
要是你闻听父亲仍健在，
你就别急地再等上一年；
要是有人跟你说他已经死了，确凿无疑，
那样你就赶快回来，为他建筑一座巨冢，
再举行一次盛大的祭奠，
然后便可为母亲准备婚事，嫁给另一位丈夫。
把全部的这些事有条不紊地做完后，



你就能够认真思考，用怎样的方式，
打发那些求婚人，是用计谋，
还是要用公开的决斗，随你挑选。
别忘记，你已成人了，不再是小孩子，
你瞧那位英勇的奥瑞斯透斯，
杀死了使父亲阿佳门农丧生的埃吉斯托斯，
从而令大家广为传颂，
获得了巨大的荣耀。
年少的朋友，你也是一表人材，高大雄健，
为何不去赢得桂冠，传名后世呢？
好了，我该走了。
回到我的海船，同伴们可能全等急了。
希望你多保重，照我说的去办！”

精明的特勒马科斯这样回答女神道：

“可敬的客人，你满怀善意地对我谆谆教诲，
就像生父对儿子，我将永远将这些记住。
虽然你现在急于上路，可能否再稍做延误？
请你先洗浴洗浴，去掉旅途的劳累，
然后再不嫌地将一些东西带到船上，
那全是我赠给你的非常珍贵的礼品，
好友之间这样馈赠礼品是人之常情。”

目光灼灼的雅典娜如此说道：

“请别挽留我，缘由我时间实在不多了。
假设你必须要送我礼物，那么先放到你这里，



待我再来拜访时，再让我带回去。
为我挑一份不错的礼物吧，我也将有美好的回赠。”

目光灼灼的雅典娜说完后便蓦然不见了，
就像飞鸟骤然而去，令他的心中
陡然充满了力量与勇气，让他对父亲的思念，
比过去更强烈。他顿时恍然大悟：
刚才现于他眼前的无疑是位天神，
如此神般的父亲必将返至家园。

此刻，歌手正在歌唱，咏唱的正是
阿凯奥斯的勇士们从特洛伊返回故乡的
艰难经历，是雅典娜让他们忍遭无比的磨难，
婉转的歌声感召来一名罕世美女，
她就是伊卡里奥斯之女佩涅洛佩。
她从那高堂之内的高展的楼梯沿阶而下，
拖曳着长裙，后面紧跟着两名侍女。
她就立于顶撑大堂的粗柱旁侧，
用华丽的面纱挡住了美丽的容颜，
身旁一左一右各立着一名侍女。
她满脸泪渍，如此对歌者说道：
“费弥奥斯，我清楚你还能唱很多赞歌，
那些歌曲颂扬胜利的英雄。
曲调昂扬，请您挑一支那样的歌吧，
唱予各位饮酒的人们，停止这支调子吧。
闻听它，令我忆起毫无音讯的夫君，



我的心抑不住地疼痛，
我的泪禁不住地流。
我时刻牢记着他的音容笑貌，
我的夫君，著名的赫拉斯与阿尔戈斯。”
精明的特勒马科斯不悦地开口而言道：
“为什么？母亲？你不让这可敬的歌手
为着取悦大家按照他的韵律演唱？
有错的地方不在歌手，全在宙斯，
是他随心所欲赐凡人或祸或福。
请别再不让他演唱达那奥斯人不幸的命运，
因为大家都格外爱听这首歌谣。
它每次唱出都有如新歌令人心动，
你要排出杂念听完这首歌，
并非奥德修斯只身远征了台罗亚，
至今没有返回，众多士兵全都丧命在那里。
此刻你还是回去掌管自己的事情吧，
查看机杼与纺锤，教训所有女奴们
好好地干活。议事是男子们该做的事，
首先是我，缘由掌管这个家的是我。”

听见儿子反对的话，佩涅洛佩十分惊诧，
但她不逆地回到房里，将儿子理智的话铭刻在心，
在侍女伴陪下，她返回了楼上，
又恸哭起来，陷入到对夫君的思盼当中，
直至雅典娜遣来睡神，把她的两眼合拢。

— 缘 —

